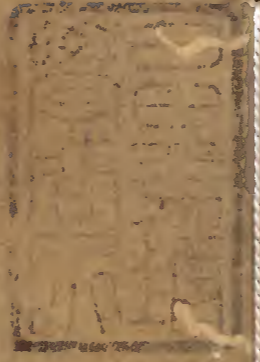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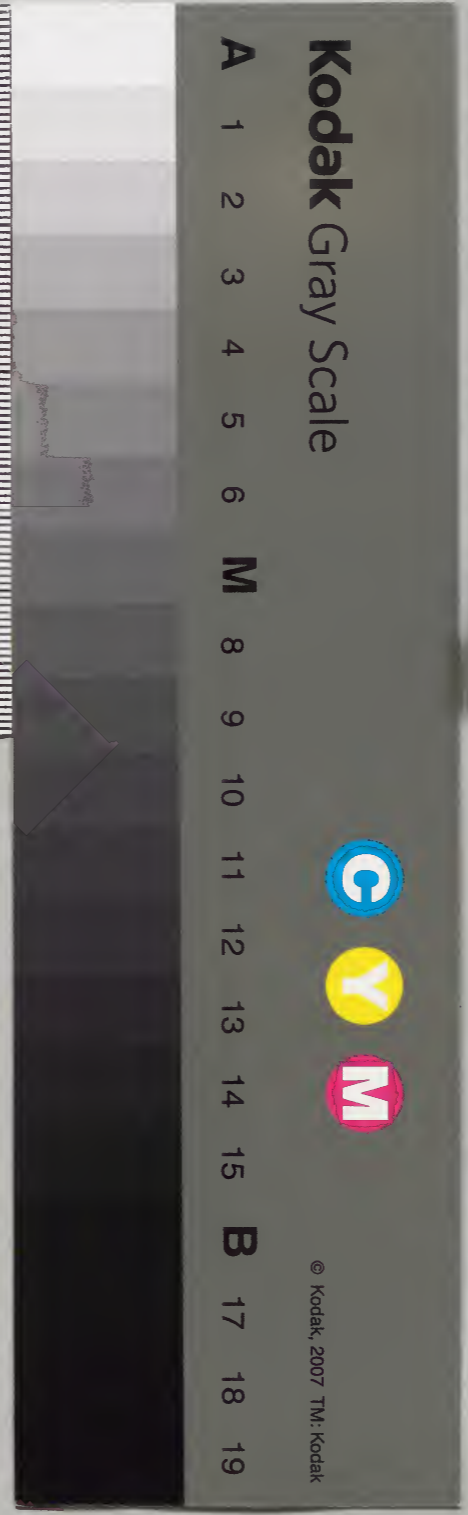
本朝言行録

四行下
善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983
冊數	4 (4)
函號	158 529

内閣文庫		
五八	五九八	和
二	三	書
架	冊	號
四	三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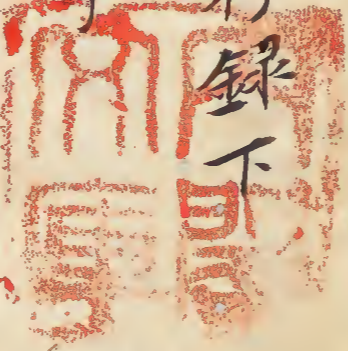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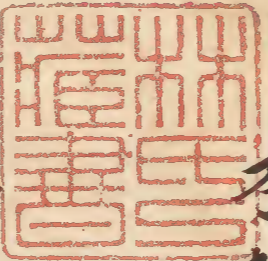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李朝善行錄下

父子

弘文院林學士纂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漆部司令史大部路石勝

坐盜司漆斷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

一麻呂年九乙麻呂七同言丙父石勝為

養己等盜用司漆緣其所犯配役遠方祖父麻

呂等為慰父情冒死上陳請配兄弟三人役為

官奴贖父重罪詔曰人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

百行孝敬為先、令祖父麻呂等役身為奴、贖父
犯罪、欲存骨肉、理在於愍、宜依所請為官奴、即免父在勝罪
稱德天皇時、備後國葦田郡人、網引金村年八
歲、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遠益深、賜爵二
級、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甲斐國八代郡人、小谷五百依、以
孝見稱、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更級郡人、建部大垣為人
恭順、事親有^孝、勅免其田租終身

光化天皇時、武藏國入間郡人、矢田部里麻呂事
父母至孝、生畫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
始不闕、免其戶徭、以旌孝行

藤原衝者、用麻呂十男、二歲喪母、比及五歲、問
母氏、即世之早晚、哀慕感人

淳和天皇時、安藝國賀茂郡人、風早富麻呂德
行懿、為孝養自厚、父母歿後、口絕五味、哀慕之

情無暫忘時、勅叙三階、免戶田租、

仁明天皇時、安房國安房郡人伴家主立性庸
默、常守孝道、父母沒後、口絕滋味、建廟設像、四
時供養、事死如生、未嘗懈倦、量其困心、可謂孝
子、勅叙三階、終身免戶田租、旌門閭、

加賀國能養郡人財部繼麻呂、父母存日、定省
之禮、無失其節、歿後、操行不變、朝夕哀慕、隣里
鄉邑、莫不推服、可謂孝子、仁明天皇、勅叙三階、

終身免其戶租、旌表門閭、

藤原吉野、性寬大、容衆、手不釋卷、教誨子弟、尤
是柔順、雖視過失、未嘗白眼、至于執論、不必違
法、身往之處、好常種樹、事父母、定有溫清、無虧
其忠孝、為多、父嘗聞有鮮肉、遣索之、庖人斲肉、固
不分遣之、吉野歸自朝、乃聞之、責讓庖人、涕泣
終身不獲肉食、

仁明天皇朝、太皇太后於冷然院、親王以下、飲宴

酣樂賜棣有差。須臾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
而跪。召左大臣源常右大臣藤原良房。勅曰。被
太后命。傳吾處深宮之中。未嘗見我帝。御輦之
儀。今日事。須眼下。登輿。使得相見者。朕再三固
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大臣等奏云。禮敬
而已。如命而可也。天皇即登殿。至御簾前。北面
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
左右見者。攬淚。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跪地。孝敬
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橘逸勢赴配所時。有一女。悲泣步從。官兵監送
者。叱之令去。女盡止夜行。遂得相從。逸勢行到
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女攀號盡哀。使驛下
廬于喪前。守屍不去。乃落髮為尼。自名妙冲。為
父誓念。晝夜苦至。行旅過者。為之流涕。及詔歸
葬。女尼負屍還京。時人異之。稱為孝女。
小野篁喪父。哀毀過禮。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

俸所當皆施親友

文德天皇時賜薩摩國孝女梶前福依賣爵三級終身旌表門閭依賣天性至孝父年八十老病着床無子唯一女福依賣扶持左右嘗藥二十餘年備力致養晚父辛勤容顏憔悴觀者憐之福依賣雖云野族閑於禮儀恭敬父母有所詔稟必正色作色未嘗褻惰

山田古嗣者益人之長子也性廉謹而寡言辭一旦喪母篤孝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又丁父憂哀毀過禮

藤原良仁性至孝奄丁母憂哀啼哭泣歐血絕氣經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

清和天皇時義作國久米郡人秦豐永天性孝行志存恭順幼稚之年致養二親父母亡後常守墳墓叙位三階免同籍課役表門閭令衆庶

知焉

紀夏井配流土仇國數年母七夏井至孝居喪
過禮建立草堂安置骸骨晨昏之禮無異生時
本自崇信佛理至是於草堂前每日讀大般若
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

曆博士從五位上賀茂保憲上狀請以所帶榮
爵讓父正六位上忠行曰先父兄而帶爵古人
耻之今亦推榮班而讓親賢者思之愚亦思之

父忠行心尋古今學兼倭唐訪七畧而叩門戶
涉九流而酌淺深嗜學之情老而彌篤保憲過
庭日淺終窺推步於一隅奉公勞成已辱榮爵
於三朝而老父齡傾青衫不改柴扉之裏愚子
年少朱衣漫曳周行之間曉夕溫清進退失步
爰蒲柳經秋而彌脆水菽并日而屢空盡忠誠
於天闕之年長致孝養於私門之日短方今聖
上已以孝治天下臣下何忘孝留心中伏望天

慈曲降哀矜，以此朝請之名，今讓暮年之父，然則父登榮班，得誇五品之號，子返初服，猶勝萬戶之侯，詔許之。

藤俊生曾歎其淪落，賦秋懷詩曰：悲倍夜蛩鳴，砌夕淚催黃葉落。庭晨箕裘欲絕家，三代水菽難酬母七旬。一日達天聽，因授大內記。

江舉周母赤染，請道長夫人倫子為舉周，求外任，得為和氣守。在任病危，赤染詣住吉社禱，請以身代舉周，詠倭歌，捧幣帛米糞，舉周病愈，聞母之所禱，而大驚悲，又詣住吉，禱身死而延母命，母子共無恙。時人皆以有母有慈，子有孝而得神之助也。

源實基列源倫子六十賀之舞臺，其父經房在宰府病中聞之，嘆曰：又在西海，既近死，子侍北闕，將奏舞唱呼水雲之遙，無奈之何。及賀日，迫實基有病，辭預舞列，俄以藤良賴代之。歷日經

房訃聞時人皆悲父子同氣之相感也

大江佐國平生有愛花之癖及老衰對花作句
曰六十餘回看不足他生定作愛花人佐國沒
後其子夢佐國化蝶咀花蕊覺後不堪追懷自
是每春塗蜜於花房每日群蝶飛繞相三人感
其孝志

天治二年白川法皇勅天下禁殺生時有一僧
養老母無魚肉則不能食僧惡之乃謂縱官禁
遣死刑豈坐忍見母之不能食哉即到桂川結
袈裟為手繼而入川撈魚官使見而捕之到院
門責曰僧而捕魚其破戒之罪不輕况犯殺生
禁斷之令哉僧陳曰噫刑者所期也一命不足
惜焉唯願蒙大慈贈遣所捕之魚於老母而聞
其快食一味^而死則何患加之官使憐而養之法
皇甚感其孝志赦其束縛給保養之料遣之

治承四年天野遠景虜伊東祐親獻賴朝三浦

義澄者之塔故請罪狀未定之間暫囚之于其
家賴朝許之祐親曾將殺賴朝其度子祐兼告
之得免及此賴朝召祐兼欲賞其曰恩祐兼謝
曰父既怨敵為囚其何蒙賞乎今得赦死則往
屬平民耳賴朝感曰宜任汝意也時人義祐兼
之言以為善談其後賴朝赦祐親祐親耻而自
殺賴朝憐之召祐兼又欲加功賞祐兼辭曰父
既沒矣其何敢願采乎固請遂受誅賴朝惜之

時人感其孝志

一谷城陷時平知盛為兒玉黨被追知章年十
六見其父危馳馬隔之引兒玉之鎧斬之兒玉
之侍童刺殺知章賴賢即進振又立斃其童抱
知章之首自殺知盛乘其間得免

加藤景康從源範賴擊平家在西海羅病殆危
致書於其父景貞曰小子常思不離君公之左
右然以此後為勝敗之機故乘病身於一葉之

舟渺乎萬里之浪然不幸垂死唯恨不能再陪
麾下永違慈顏小子志在戰死縱其病死唯沒
軍則於臣為幸墨負獻其書於賴朝而沒賴朝
憐之許墨康東歸且贈良馬

曾我十郎祐成也時宗屢窺其父仇干藤祐
維如影之從形人無知其志者唯畠山重忠和
申義盛竊知之常憐之祐成時宗或變形為奴
僕為人被辱者數矣忍不與之相爭唯以報仇

為志賴朝獵那須野祐成時宗披蓑笠伴為
役夫窺之然不得其便及富士野之獵時宗謂
祐成曰我輩屢窺而未遂志者以窺其間也如
此則平生之志遂空矣唯不擇其處可報之縱
然彼侍幕下何憚焉若不得殺彼而身死則為
靈鬼擊之耳祐成諾於是兄弟相盟決其志時
宗猶惜母別且以遺其怒為遺念而到其母家
與祐成共步後園見未開邨花之落時宗嘆曰

凡死生如花開落。令我輩先老母而赴死地。似
此花開者殘而未開者先落。祐成曰。然物理如
此。嗚呼。九畹有萱。蓋使我憂忘乎。而行入叢中。
有牡丹之爛熳。垂淚曰。此花之盛。終二十日。花
之命亦有限矣。時宗垂泣。祐成曰。我以此謀。詔
母則悲。不詔則恨。如何。時宗曰。母聞子之赴死。
孰不止之乎。今既決志。而為母被止。則無由耳。
唯託言以從。幕下之獵。告別獻剛。且賜其衣。以

至死服之。獻我衣。以為沒後之信。

俗謂信曰遺物。

祐成

曰。善。然則汝之遭怒。亦有許乎。時宗喜。祐成先
入母室。謂曰。鎌倉公有富士之獵。小子欲從之。
請借一衣。母曰。我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汝於幕下。無一恩。無一忠。何可賞。汝從乎。汝曾
祖獵奧野。而遇病。汝父亦沒于野獵。家世有田
獵之災。汝莫從其獵。我為汝講之。然我非惜衣。
而畀之衣。祐成拜而退。脫已衣。置紙障傍。時宗

猶畏母之不許，然以為遺念，強入室，隔紙障告曰：時宗亦非子乎？與阿兄共從獵，請賜一衣。母詰曰：時宗者，我不知之。想里中少年，侮我家之貧，欲嘲妾乎？時宗對曰：我是昔日之筆王也。母大怒曰：豎子誰許汝元服乎？時宗伏地而泣。祐成聞之，來請母曰：我兄弟幼喪父，獨有母，然彼違其命，今不許，則彼遂為丐人，固可憐之。而母猶不許。祐成佯怒曰：不孝之子，何為我弟乎？而欲斬之。母大驚戒之，遂許。時宗相見，時宗大悅，入拜不能言，而唯涕泣。母曰：我年老身貧，誰顧我乎？汝以一諾重於千金，嗚呼！我何惡汝乎？一喜一怒，皆欲為汝而善耳。我絕汝既三年，然汝不在，祐成之舍，則心不安，我無不窺之。於是把酒相獻酬，而昇衣於時宗。時宗亦脫已衣代之。祐成時宗共辭去。母祝曰：汝等從御，獵有功，再興家業。祐成時宗出門，猶惜別躊躇。於是祐

成到大磯告別於其妾鹿女時宋登箱根逢別
當行實謝舊過而待祐成及祐成來相伴騎瘦
馬馳到富士野構小舍及賴朝之獵二人雜列
騎之中會祐經逐三鹿祐成馳馬欲射祐經時
宋按劍從之祐成馬躓而倒時宋扶之祐經既
逐鹿而去時宋嘆曰嗚呼我兄弟之不幸也既
逢仇而又失之相共歸舍及晚祐成憚人之疑
留時宋于舍陰候祐經宿舍時祐經與吉備津

宮王藤内招黃瀬河妓龜鶴手越妓少將飲宴

大房童

祐經

見祐成告之祐經祐經命大房延

之座謂祐成曰聞卿兄弟以我為仇卿曾幼不
知其故而誤聞矣我伊藤氏之嫡也然卿袒祐
親奪之而一色不與我我以為恨然以長者故
不敵之後卿父獵奧野中矢祐親不悟誤野景
火依相撲之恨害之而疑我為之也而殺我徒
者數人我欲訴之未果會鎌倉公之越我族皆

蒙罪我獨得赦故衆皆不知其所由遂歸咎于我鄉等莫詢人言祐成教屈無咎祐經侮祐成言詔大傲祐成欲刺之然慮時康有遺念忍而止伴謝歎退祐經曰我多誇言鄉勿嗔之而勸危於祐成相酬酢二妓唱歌祐成起舞周旋繞席之間屬眼房牖窺其左右曲終祐經乘興盡歡祐成辭去王藤內問祐經曰鄉實殺彼父乎然則何誇言如此祐經曰我往年使從者殺彼父聞兄弟者候我彼之貧乏何以遂事乎與暲斧白隆車蛛網待翔鳳何異矣我豈若之乎祐成猶在牆外聞之懲怒而歸詔時康於是祐成時康作遺世之書述自幼為報仇之謀使其從者掘地道王郎歸曾我邑二從者請從然不許而旌遣之時建久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癸巳夜既參半天暗雨灑祐成時康窺入祐經舍祐經王藤內醉與二妓卧祐成與時康挾祐經之肘

呼之曰卿為人仇何熟眠乎祐經警矯首祐成
即斬之時宗亦斬其兩股時宗以往歲祐經所
授之佩刀刺其胸曰曾所授者今還之兄弟舉
炬相顧踴躍大悅平藤內警起而走呼乃追斬
之二妓大叫曰盜殺祐經群士皆勞田獵而卧
須臾知者平浦軍山之舍雖聞之義盛重走知
兄弟者所為而不拒之祐成時宗高呼曰伊藤
兄弟者既報父之仇乃欲雪祖父之耻而到帳

朝館前宿直者驚噪拒之祐成時宗揮刀縱擊
平子野右馬允愛申季隆吉香小次郎加藤光
貞海野幸氏岡邊彌三郎原三郎堀藤太等蒙
疵曰杵八郎宇多五郎等隕命祐成遂為新田
忠常被殺時年二十二時宗走進入館賴朝欲
自出拒之大友能直諫止之既而五郎丸窺時
宗縛之賴朝使狩野宗茂新開忠氏推問時宗
于前庭時宗怒曰我家族雖沈淪臨終之言何

使汝等傳之乎。賴朝奇之，自問焉。時宗對曰：祐成九歲，臣七歲，以降報仇之志，造次顛沛，不忘之。今既平生之願足矣，入館中者，以祖父祐親被誅戮，非無其恨，唯於公之前，欲自殺也。聞者懼之。新田忠常捧祐成首，使時宗見之。時宗嗚咽太悲，犬房童侍賴朝之側，垂淚起座，揚扇擊時宗之頰。時宗莞爾曰：我兄弟不幸而窺仇，十數年而遂之。汝今未半日而打其仇，嗚呼！幸哉，是亦大君之恩也，非汝力之所及也。賴朝感時宗之孝而勇猛，將宥之。犬房泣訴之。時宗遂被誅，年二十。時人惜之。

源賴家遊比企，能負之宅，觀花飲宴，有舞女微妙者，侍飲歌舞。賴家歡甚，能負曰：此女有訴來，自京師閣下試問之。賴家問微妙，微妙垂淚不言。賴家頻促之，微妙曰：建久之歲，妾父右兵衛尉為成依詭，下獄遂流奧列，母不耐愁，遂沒妾。

時九歲為孤無兄弟親昵沈愁多年日哀慕之
為知彼存亡欲來訴之然以東關無舊識就人
學歌舞故得執謁也聞者感其孝志賴家即遣
使奧州問之既而微妙聞其父沒慟哭不堪悲
落飾為尼

和由合戰時武田信光欲與義秀戰信光子信
忠隔之義秀感代父之志不戰而過

伊賀判官光季為北條義時守京師官軍將攻
之光季諭其子壽王曰我今為官兵所逼以斜
倉之命重欲暴骸都下汝猶幼早逃鎌倉到千
葉外親之家及長仕君盡累世之忠則於我無
遺恨矣壽王時歲十四攝衣對曰小子生士人
之家已十餘載而捨父逃去則為人嘲矣何面
目向鎌倉乎不如唯與大人同死身我出鎌倉
與母約歸期不料至此永訣無言未了淚數行
而下光季見之啼泣且感其志遂使之元服名

日光綱既而與父共戰死

承久之亂大盜物源光行勤王師而書院宜之
副文清久行盛捕之欲誅千金洗澤其子親行
在鍾倉叩首請宥其罪於義時義時感其孝志
減死一等附小山朝長禁錮之時人謂彼父豈
前守光遠為平民家臣嘗欲誅光行固請救父
余今若子被救可謂天之報應也

文永八年大旱諸國饑饉尾張義濃特甚義濃
國有一男子家貧養母日夜盡孝及此饑饉無
食欲賣身供母而請母母悲曰我以汝一人為
子汝有孝志縱我至死不能離汝矣而不許其子
以日臨飢強請其母賣身而供金於母去到東關途
中號哭不憚人聞同途之人怪問之答曰我負
養母臨飢賣身東關千里不知飯期我悲不再見
母也觀者憐之感其孝志

中原章房於清水寺為盜被殺其子章兼章信

款獲其讐萬方搜索未得其實踰月或告曰東
山雲居寺南門巽岸有一舍瀨尾兵衛大郎瀨
尾卿房者居焉惡黨之魁也殺卿房者彼等也
幸兼有病而卧幸信催族類奴僕數十人馳往
圍彼家寂而無色破戶而入更無一人在焉幸
信歛飯而猶怪焉一奴仰見天井之間有衣之
裔乃以長刀突破天井時一男拔刀躍下幸信
大悅從者競集亂擊彼多力奮戰而死奴產此
得其首幸信屠其屋舍而林躍飯家浴人皆感
焉

中納言藤實朝害於佐渡國實朝子阿新歲十
三實朝被捕之後潛居仁和寺邊至此風聞實
朝可被害曰童兒命何惜焉不若與父共其死
也告別於其母母屢止之曰佐渡者杳遠之島
而人行稀矣汝之稚也何得行乎且汝棄我而
行則吾何得須臾保身乎阿新曰我若不得再

拜父顏則沒身於深淵耳。母不得已而許使之
赴佐渡。到以一月。歷日到佐渡。阿新自到本間
之宅。躊躇于門外。有一桑門怪而問之。阿新答
曰。我是日野中納言賢朝子也。聞其死在近。歎
一相見而自洛到此。桑門語本間。本間聞而憐
之。迎接而入。待之頗渥。阿新喜請見賢朝。本間
憚高時後聞而不許。賢朝之憐阿新來歎見之。
本間又不許。逾日本間使其族王帝殺賢朝。賢

朝臨死。神色不變。作頌曰。五蘊假成形。四大空
歸空。持首當白。又截斷一陣風。一僧火葬之。授
其骨於阿新。阿新悲泣。使一月。齋骨赴洛。示母
而納高野山。阿新稱病數日。留滯謂父為囚。子
猶稚。縱雖許相見。豈有他愛乎。本間太無情也。
我雖稚弱。不可不復讐。然不形於色。故身者不
悟。阿新每夜深潛出。以伺其便。一夕暴風淋雨。
阿新親潛到本間臥內。本間不在。又到一處。本間

丰郎臥焉，阿新謂是六一時之仇，殺之而足。乃
歛，往刺之，而燈燭熒々，忽會飛蟲，亂飛滅火，阿
新大喜，到其枕上，直執佩刀刺其脅，又貫其左
手，即死焉。阿新逃於竹叢裏，既而數十人追來，
阿新進退惟谷，而歛自害。又翻思曰：既報父仇，
則寧與徒死，不若全命事君。若達君之素意，則
忠存兼備乎。乃橫竹越塹，藏身于麻麥之間，逢
修鍊者，負阿新於肩背，乘船而逃。時風急，追者
不及，幸到越後之府，遂得歸洛。

元弘之亂，關東大軍圍赤坂城，武州士本間資
真與人見恩，阿拔群先登，至城下戰死。資真子
資忠留在陣舍，不知父死。一僧持資真首告資
忠，資忠見父首，即着甲冑將出，其僧曰：資真若
欲施其名於天下，而先登，則何不携子乎？然彼
志則不然，既奉其命於高時，使子孫受其恩賞，
是彼之志也。而今子亦死，則其家跡恩賞誰受。

之乎。資忠拭淚脫甲，其僧大悅。裹資真首于衣
帛，往野邊而葬之。資忠悅，無人之留已，乃赴赤
坂。謂城兵曰：此是本間九郎資真子源内兵衛
資忠者也。父既死矣，黃泉之路，獨遊無聊。吾欲
往從焉，願開城戶。城兵感而許之。資忠馳馬入
城，奮戰遂死，年僅十八。

關東大軍圍護良皇子於吉野城，城將陷，村上
義光馳來告護良曰：城面第一戶敵兵輒破之，

故於第二戶防戰良久，依間酒譙聲響而來。此
敵既競，登官軍疲罷，今於此城立功矣。君其逃
之。吾賜君甲冑，犯君之諱死之。護良曰：我與汝
欲共死生，汝死則我何獨生乎。義光曰：君之言
過矣。紀信誑楚，漢高許之。今君之自量如此之
狹，而欲成天下之大事，奈何。即進解鎧帶，護良
泣曰：吾若不死，則可弔汝，乃自勝手明神之前
南逃。義光諭曰：汝可往從皇子，義隆不得已而

子兵衛藏人義隆年十八欲共死義光

往義光登高櫓遙望之護良行之既遠於是義
光露其身向敵揚大聲曰皇子護良為逆臣被
滅而欲報恨于泉下故今自裁汝輩武運頓盡
自刎則以是為規即脫甲投之於櫓下遂貫刃
而死之東兵聞義光稱護良皆謂護良實自害
乃解圍唱凱歌護良逃到天河岩菊兵追及之
事甚急義隆殿獨與敵兵五百餘騎相戰半時
奮擊遂死之護良幸免入高野山此役之敵村
上父子則護良殆危

楠亦正成歎赴兵庫招其幼兒正行於櫻井宿
遺言云我聞獅子生子三日投之萬仞石壁其
子備奮逐之機則中間翻身不死汝歲十一果
為我子則留我遺訓於耳報我今所以召汝於
此為有必死之志也頃聞官軍氣勢蹉跌非可
克敵君王不悟我籌策弃忠臣於必敗之地我
既知國家為賊被奪則必戰死以旌無戴之志

我死則尊氏有天下。而或發兵欲屠我家乎。然則率殘兵守金山山城。可盡力拒之。或縱購重梯招之。必其勿降而志耻。可死而守義。我為汝留若干勇士。則見時察機。運討賊之籌。令君王行一統之政。則我開肩於泉下。汝不違我遺訓。則君王之忠臣。而我家之孝子也。重諭曰。愛憐幼芽。如左右手。春逝部屬。成水魚情。汝未長之間。宜以知由是也。矢尾准視我。每事咨詢。事老母盡孝。然勿以軍事預議之。及志學之年。則可窺文字。辨道義也。且自記治國之要十上條授之。正行曰。大人自決必死。童子豈獨歸哉。願執鞭斷首於馬前。正成罵曰。我留汝遺言者。非必愛汝。唯是為國為君也。汝何愚哉。正行垂淚曰。大人言無餘蘊。童子亦惜。唯命之從。正成大悅。乃傳累代名刀。負和三年楠。正行歎起義兵。與家士等議云。我多病。則不能待二十年。是我二

十三歲過先考十三回忌而冥福既修軍則我
可死之時至矣不如早入尊氏堅陣隕命以顯
忠孝也第正之進曰兄之言盡矣誰擬議哉和
中源秀曰唯速發兵而可也既起事則便宜行
賞罰可也南朝公卿不足議焉正行曰然則吾
亦一尊氏也先試出兵於槻州而奏聞之於是
諭軍士曰凡捨身報恩人倫之法也見危致命
忠臣之節也故先王判菅正成輕死於戰場遺
言於子孫扶亡朝護嗣王方今孝子正行身為
臣之道揚勇為之旗身輕鴻毛義等金石况為
家僕者何不感志勵功哉榮衰存亡宜與正行
相共也若其違此誓則神明其罰之所不敢辭
也連判者百四十三人其陪臣下品者八百九
十二人又別書誓詞加判誓約既成正行先率
止百餘騎經略槻州餘兵皆留河內既而正行
與赤松氏戰而得利赤松嘆云嗚呼正成有此

子也

文和四年洛中戰下野國士那須且郎應尊氏
命在南方發軍遺人於古鄉告別於其母曰此
行戰死而遺憂於尊體亦不可知焉我命不足
惜唯哀之耳母答書曰夫為武夫者雖惜別於
父母妻子而重名不重命古今如此汝身體髮
膚不敢毀傷者慎孝之始也此役盡命顯功而
揚名後世全孝之終也必勿以我為念乃以淺
紅纓贈之曰是兼祖宗高八島之役所贈之物
也那須得母之訓而執氣愈銳至是承尊氏之
命即赴敵與其弟二人并一族家僕等三十六
騎力戰皆死
菊池武光每出軍必謁老父宗憲告別而歸則
不入己營先往見之
山名樂氏者氏清養子也氏清軍敗將死使與
其子特清等共逃樂氏不肯之曰大人有事而

小子等無一人殉死，則人不知其從高諭，而反謂怯懦逃去，是武夫之瑕瑾，而甚可耻者也。且小子喪父之後，撫育之恩無涯，今以有涯之生報無涯之恩，是我素願也。氏清喜許之，擊氏遣使於鄉告母，以故而不離氏清馬側而戰死。

毛利元就率三千餘騎擊尾子陣，元就次男元

春号寺歲十二，請從軍，元就以其幼，故命井上

氏曰抱兒而歸，井上携元春欲入城，元春怒而

拔刀欲斬，井上元就奇之，許從軍中，置於其

側。

織田信長聞洛人宗運有孝行，賜米百斛，且除

諱後。

桓武天皇延曆四年十二月辛未，近江國人從七位下

勝首益麻呂起去，二月，迄十月所進役夫總三萬六千

餘人，以私粮給之，以勞之，詔授外從五位下，乃讓其

父真公，有勅許之。

夫婦

仁德天皇賜宮人桑田玖賀媛於播磨國造連
待明日之夕、連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
不和、乃強近帷內、時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
年、何能為君之妻乎、於是天皇聞之、欲遂連待
之志、以玖賀媛副連待、送遣於桑田、則玖賀媛
發病死于道中。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詔以大仁上毛野君形

若為將軍討之。敗績。形若走入壘。賊圍之。形若
欲逃。出其妻曰。汝祖渡蒼海。跨萬里。以威武傳
於後葉。今屈先祖之名。而招後世之嘲。我乃勸
酒於形若。而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十婢鳴弦。
既而夫亦進戰。噉夷以為兵多而退。於是形若
聚散卒。討賊悉虜之。

稱德天皇時。對馬島上縣郡人高橋波自采女
失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尋亦死。結廬墓前。每
日齋食。孝義之至。有感。行路。表其門閭。復租終
身。

稱德天皇時。石見國美濃郡人額田郡蘇提賣
寡居年久。節義着聞。兼獲積而能教。所濟者衆。
獲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伊那郡人他田千世賣。少
有才色。家世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
五十餘年。哀其守節。賜爵五級。

光仁天皇時壹歧息壹歧郡人直玉年十
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者卅餘年供承夫墓一
如平生賜爵二級并免田租以終身
土佐國香美郡人物部文全敷女者物部鏡家
主之妻也夫亡之後哭不絕声哀感行路嵯峨
天皇勅授少初位上免戶田租以終身標其門
閭以旌節行也

淳和天皇時豐前國人難波部首刀自賣年十
有八歲適下毛郡擬大領藤野勝宮守經二十
箇年夫宮守死去刀自賣獨守空室十歲于茲
矣遠近庶士求之不少而有諫同穴無心再醮
愛亡夫之遺衣置獨守之牀上朝夕每見追慕
不息亦得耳珍必薦亡靈隣里無不稱歎仍表
門閭以旌貞操也

淳和天皇時筑前國人難波部安良賣父母共
沒常拜塚塋朝夕盡哀及年十有六嫁宗像郡

大領外正七位上宗形秋足秋足死今十且
年遠近聘之誓死終志時人皆曰孝節可嘉勅
免戶田租

甲斐國人節婦上村主滿女年十五嫁小長谷
淨是生三男一女大同三年淨是死去自爾以
後禮敬虛靈猶事如在村里稱之淳和天皇時
勅叙位二級終身免戶田租

淳和天皇時伊豫國人風早益吉女叙位二階

終身免其戶田租益吉女夫死後哭慕不止落
節歸真節操難奪故叙之位階用旌貞潔

武藏國多磨郡人刑部真刀自咩為同鄉刑部
廣主妻生四男三女經二十一年其夫死真刀
自咩居喪有禮事死如生墳側結廬終始不變
見其操行可謂節婦仁明天皇勅授位二階兼
終身免田租

文德天皇時賜下野國節婦秦部總成女爵二

級、獲終其身、旌表其門閭、總成女者、秦郡正月
滿之妻也、性至謹厚、正月滿亡後、撫養遺孤、不
復再醮、持節彌固、常修功德、追資其夫、兼願及
一切衆生、國內稱之。

清和天皇時、近江國言伊香郡人石作部廣繼
女生年十五、始以出嫁、二十七失其夫、常守墳
墓、哭不斷聲、專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意、操可
謂節婦、勅叙二階、免戶內租、即表門閭。

阿波國名方郡人忌部真負子、伉儷亡後、經三
十餘歲、身臥冢側、心存念佛、遂不再醮、將終、一
生詔叙位二階、免戶內租、即表門閭、以旌節婦
之貞。

丹波國何鹿郡人漢部福刀自、伉儷亡後、歷二
十二年、獨居虛室、守節是貞、節婦特加優、叙
位二階、免戶內租、以表門閭。

光孝天皇時、節婦加賀國加賀郡大野鄉人、道

本古授位二階免戶內田租表其門閭以旗負
節也本古生年十三適故前加賀權掾大神高
若經二十四年高若身死今古廬于墳側歷年
不老哭泣之聲日夜不斷今古母箭集清河子
年二十一始適於人其夫死後不更再醮全守
一節齡七十六終於室門母子繼踵貞潔無虧
焉

河波國何鹿郡人漢部妹自賣生年十四適秦

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後歷三十二年常着
素服獨居虛室無復再醮之情均養男女譬猶
尸鳩國司申請以為節婦表其門閭

藤道長女尚侍從二位妍子入東宮
三條帝時
為太子

先是既議定期女御城嘆曰新人入侍為東宮
幸甚如妾則唯可育玉嬰而已東宮素愛城子
及妍子入宮美色絕倫鬢髮殊長有專夜之
寵城子不敢妬之東宮既超壯年妍子甚少見

者謂似皇女妍子視^城子猶母城子亦視妍子猶
子為之調衣裝製董香以供給之是以宮中和
樂

有川柵破時安倍則任毒獨懷嬰兒謂則任曰
良人可殺毒何獨生我不知先而死乃懷兒投
深淵人皆憐焉

源渡毒容麗遠藤盛遠盻之而無道劫其婦之
任為媒往母呼而告之婦以為不聽則殺母不
孝也聽則棄夫不義也噫不孝不義則吾生而
不若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
可以從也毒計之及夕在閨新沐而卧者即是
矣毒開戶而待之盛遠悅相約去婦還設酒與
夫獻酬使卧於奧婦自沐卧閨夜闌盛遠竊入
閨果斬頭持去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
哀就渡自首請死渡曰殺汝而死者不再生則
無益也盛遠變形即為僧改若文覺其後在高

雄遠望埋婦之孤名曰身羽變塚。

文治二年夏涼賴朝與平夫人政子詣鶴岡時
義經妻靜女被收在鎌倉夫人聞靜女舞曲之
藝為天下妙手請見之賴朝屢召之靜女固辭
以沈憂而不從夫人頻勸之靜女不得已舞於
宮前平藤祐經擊鼓畠山重忠打銅拍子靜女
唱曲曰芳野山深飛雪片之良人不歸憂心戀
戀彼縹緲婦緒環可轉吁今匪昔如何可變其

歌舞三疊人皆以為壯觀賴朝怒曰彼令歌舞
於虛宮之庭可祝閑事之萬歲不憚吾所聞而
何以慕逆徒義經為曲乎夫人為說賴朝曰閑
下曾為流人在豆州妻不從父心迷險路凌夜
雨從君於山中後石橋之危妻獨留伊豆山不
知君之存亡日夜銷魂想其靜女之愁亦我矣
彼若忘豫州多年之思不慕之則非貞女之操
也今託形外之風情吐動中之露膽閣下宜賞

之何怒之乎賴朝憤解矣而纏頭靜女賞之靜
女在鑊倉之間二藤祐經梶原景茂千葉常秀
等數人携樽酒訪靜女之寓后飲宴聞其歌曲
酒闌景茂醉挑靜女靜女垂淚怒曰我豫州之
妾也汝等何無禮乎景茂耻退

新田忠常病將死賴朝自往問之其妻悲忠常
病急詣三島社捧願書祈以身代之忠常病愈
其妻賽三島歸路道此島渡舟覆而死時人謂

以祈代忠常之命故然矣皆感其貞操

曾我祐成死其妻虎御前登箱根山為佛事自
書諷誦文以祐成所贈之馬為施物虎御前雖
發為厄到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遂隱大磯之
邊不見二夫人皆感貞操

賴朝長女為志水寇者義高之妻義高死後追
悲其夫不堪斷金之志殆沉化石之思連年卧
疾既而太篤賴朝使諸醫療之病漸得愈賴朝

歎毒藤高能而使平夫人時喻之寡婦泣辭曰
今雖以違父母之命何變毒志乎若有再命則
沈身深淵耳賴朝聞之大驚深謝慰之

少若氏清死後其子時清滿氏在丹波欲搃烟
城國民畔志用少雨大羊村雲等以有舊怨于
氏清欲來攻之時清滿氏潛出城逃至根津有
馬氏清毒聞氏清死不堪哀慕將自害侍女與
留守士謀而挾之乘輿而逃出到日根野忽聞

輿中有声開戶見之則把懷中刃自裁未絕衆
擁之送紀州根來寺療養之然不飲湯藥待其
絕息時清滿氏間行過此邊而潛入根來寺依
侍女請相見侍女喜而告之母開眼掉頭曰彼
踰弱冠赴戰場而見其父戰死而身不能死貪
生逃去可太耻焉養息樂共死而况彼兄弟者
乎今聞毒欲死而來天下豈有母重於父之理
乎加此輩毒不得子之遂不相見因絕藥粒而

沒

兄弟

應神天皇崩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於兄大鷦
鷲尊謂先帝立我為太子豈有能才乎唯愛之
者也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不足以稱焉夫昆
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典也願勿疑之
大鷦鷲尊對言先皇豫選明德為儲貳我豈棄
先帝之余哉固辭不受各相讓不即位太子興
宮室於菟道居焉猶讓於大鷦鷲不即位海人

獻鮮魚之苞苴於菟道返之今進於難波大鷦
鷯上返令獻菟道其往還鮮魚再鮓太子曰我
知不可奪兄志豈久生而煩天下乎乃自死焉
大鷦鷯聞其薨以驚從難波馳到菟道慟哭太
子歛生相詰明年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作
德天皇是也

清寧天皇五年天皇崩皇太子懷計王讓位於
其弟弘計王不肯百寮大會懷計王取天皇之
璽置之於弘計王之坐再拜就臣位弘計王固
辭億計王固讓焉弘計乃聽而未即位世稱其能
以實讓焉明年正月弘計王即天皇位弘計王
者顯宗天皇也億計王者仁賢天皇也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水內郡人刑部智麻呂友
于情甚苦樂共之勅免其田租終身
嵯峨天皇讓於皇太子詔曰太子與朕春秋三
同朕雖不知人之鑒與太子周旋年久太子之

賢明不孝朕之所察仍欲傳位於太弟已經數
年今果宿心宜知之太弟避生跪言臣以閭方流
派天潢昔屬世危險自謂不免於禍會逢聖明
更同再生幸莫大焉又何所望而陛下殊翬忝
茲儲宮然身有犬馬之病不堪兼桃之批屢詔
右大臣戰兢得到于今而今復以大賁俯
授愚蒙心魂迷惑不敢承勅帝不許仍答曰今
日以前朕過太弟如子今日以後遇朕亦如子
耳太弟奉養帝不聽太弟即位即是淳和天皇
也

中納言藤公信進其兄齊信恤其孤且行追福
嘆曰常曰我雖無子以後事託彼則足矣豈圖
彼先我後而我為彼勞後事

源義家與清原武衡家衛戰在奥州其弟義光
時為左兵衛尉宿直禁門聞奥州亂奏授官職
而東不許乃解弦囊於殿上潛馳赴奥州歷日

到奧州義家相見喜曰不意之會恰如先考之
再生我幸得良副則得武衛家衡首不可疑焉
焉

木曾義仲軍敗時莊四郎高家屬頹口兼光高
家兄曰莊三郎忠家在義經麾下遣使高家勸
其未降再三不答高家遂報曰某既仕義仲無
二心今臨其敗亡豈忍乞降哉若從阿兄之言
而失志士之義則所以殞家也此非辱阿兄乎

某唯先登死氣耳忠家壯之而以為彼不違其
言與使他人害之不如我自當之及戰高家為
兼光前騎果如其言忠家進馬與高家戰相抱
隨焉遂與從騎共捕之而飯請義經義經感其
志操敬之

鈴木重春龜井重清共能野士也重春為兄軍
潰為牙兄牙共從義經於西海有戰功及平族
之滅重春飯能野重清陪隨義經嘗艱難赴奧

州今春重春思義終日思且為問重清安否密
出
韻野間行到真州先逢重清重清曰春衡有貳
心我君之命在且暮我可死節兄者遠境之人
也可早去也重春曰我頃歲雖索居何志日思
死且其葉汝豈苟生而包耻烈義終聞之勞其志感
其義而勸其飯去重春不肯固請而留履明難
起而兄弟共戰死之

兼久合戰將武藏國人增尾種直携弟春榮童
入洛屬官軍守洛之戰春榮為高橋家次被擄
種直被疵不能救之既而官軍敗春時令家次
護群囚東行春榮在其中種直不堪哀情追及
伊豆國請家次曰我是春榮兄也願許一相見
則同死為家次曰今日逢人者嚴禁也然同胞者
不准他其遠來之志不可拒焉且我子戰死宗
治春榮容貌與我子唯肖故我太憐之萬一得
赦則我養之為子猶視亡兒我意如此故許令

汝相見，種直悅。家次入告春榮，春榮曰：我兄戰陣被重瘡，想其必死。今欲見我者，他人之偽言也。乎家次出罵種直曰：汝何偽之甚，可速去。種直泣曰：豈非真同胞者，可遠來同就死地哉。真與偽則相見而自顯。家次曰：善。於是家次呼春榮，春榮縛為家次，引之強相見焉。春榮指種直曰：彼我家僕也。種直曰：我傷而不能救汝於難，故以我為怯而耻為昆牙乎。我為雪其耻，遠來款同受誅。汝何不顯言哉。春榮曰：汝不忘旧恩，未干此。其志可以喜焉。然我死在迫，可依汝遺言。老母，汝早飯傳之。種直曰：汝猶以我為僕乎。然則我先自殺，以明我不信。嚮者依見囚之，請腕刀以附衛卒，乃請家次求刀。其中心之切，形於色。春榮見之，遽改容，敬屈謝曰：我悲兄之坐誅而為救其死，強忍吐無禮之言，今何隱之。唯願大兄宥恕前言，未畢兄弟相泣。家次及衛卒

嗚咽垂淚少焉家次謂種直曰錄倉驛使至不
可令郡囚越管根足柄然則春采之死在今日
卿其飯鄉種直曰彼猶幼願以我代之則為大
幸家次曰悲哉言也然春采之名既載囚簿連
鑰倉無如之何種直曰我長不能救幼弟之為囚
慮今又見其死而何面目而獨歸鄉哉實不能
以我代彼則幸許同誅於此家次曰此是可任
意種直乃呼其從者與春采共傳遺言於老母
而死期既迫驛使馳來曰依鶴岡別當懇請赦
輕罪囚七人春采其一家次大喜種直春采幸
免家次守前言養春采為子携種直共入錄倉
謝之

北條義時卒後春時分義時采地與庶弟所其
自領十之一二少於庶弟政子聞感之詢春時
曰善哉卿之清廉也然為家嫡者其所領太少
恐其用不便如何春時曰春時為國之執政何

利其用乎諸茅固可憐之故子岳淚嘆賞其志
盜襲越後守北條朝時名越茅時春時在幕府
議事聞之即馳馬到朝時茅時房等群士以從
焉朝時之他不知寇盜之入其留守者拒之捕
凶徒者多春時使從士先至聞其平安半途而
返平盛細諫春時曰閣下身負重任縱雖困寇
先馳使監之而可使臣等拒之況於穿窬之從
乎何輕馳駕自視之哉臣恐世人有倉卒之議

也春時曰汝言然矣仁聞同胞之家有寇束手
徒見誰不識之然則在重任何益矣朝時遭寇
也自他人見之則為細事我同胞而所思不異
建曆承父之厄難盛綱低首無對三浦義村在
側聞之垂淚感其友愛之情

楠正行欲赴八幡與高師直戰臨發嘆云故判
官身死留我護君王畢竟皇運不可闕也然
則我之死而顯忠義報曰君父而留正之正儀

可以護君王而待時變若愍生而病死則非我
忘也衆皆不能重言止行再諭曰我家士為魁者
三百八十六人誰不欲從我戰死然我有所
思故既定從我者百人各書其姓名其餘二百
八十六人從止也止儀留守千劍破城是我死
後之遺忠也衆皆曰唯余也止也曰存於衰運
之朝何者哉我必從大兄死耳此言不變春日
靈神昭鑑止行聞其言言向止儀曰汝不留則
為父不孝而為兄不悌我言不易八幡大神鑑
察止儀垂淚不答而留焉

朋友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水内郡人倉橋部廣
人出私稻六萬束償百姓之負稻免其田
租終身

和氣清麻呂依道鏡之怒配於大隅國藤
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備後國封二十戶送
充於配處

淳和天皇時安藝國佐伯郡人伊福部也

甫是同姓豐公若櫻部繼常等所耕作田各三十町已上貯積之稻亦各四萬束已上並立性寬厚周旋困乏往還糧絕風雨寄宿之輩皆得賴焉詔各叙一階

源俊賢為藏人頭四年其行事能慤叡慮至任參議勅問俊賢曰誰代汝可勤職汝其舉之俊賢奏曰備後介藤行成可也詔曰彼猶候地下何可超次登庸乎俊賢曰進善退惡者帝德之

明也如臣所見可堪此職者無如行成陛下何厭地下之列哉天皇曰汝言直也乃擢行成補藏人頭

畠山重忠逢諂而被捕既而逢赦歸秩父梶原景時白賴朝曰有人告臣謂重忠恚非重罪而為囚謀叛今其族皆在國不如早除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賴朝大驚召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幸小山朝光三浦義澄和出義盛謀征之朝光

進曰重忠其性忠直心有明斷彼為囚者以神
人之詐也豈有恨閣下手臣顧不謀叛矣先遣
使者詰之可乎賴朝即命行平曰汝與彼善往
問之彼無叛狀則可伴來也行平馳到武藏國
而問重忠重忠慨然曰我何恨而為逆乎二位
公能知重忠之心不疑之想就讒者之言佯使
卿誅我也我不幸為讒者被辱矣而欲自殺行
平執其手曰卿每言知誠不知偽行平仕君而
誠亦不與卿異若實誅卿則豈為偽度乎二位
公以我與卿善問之是知卿不有叛心也重忠
莞爾相伴詣鎌倉重忠憑景時謝無叛狀景時
曰卿無叛則可獻盟辭重忠曰某雖不肖而仕
在勇士之列若以盜賊貪貨受虛名則為耻耳
以兵事遭流言則勇士不耻矣但源家勃興之
後重忠雖不挾二心今遇此殃者命也允盟辭
者為姦佞備之重忠自墮地為男以來未嘗有

心與言違。是二位公之所能知也。鄉早傳告之。景時有耻色。而告賴朝。賴朝引重忠行平於座。欣然共談世事。遂不問前事。重忠悅。於是特賜劔於行平。賞其功。

源實朝詣鶴岡。命長江明義。三浦義村為隨兵之左右。義村讓明義曰。鄉為長者。宜列左。明義曰。鄉有官職。且為三浦公之良嗣。何謙乎。相讓不已。實朝聞之感。曰。善哉。汝等能為禮讓也。義村年壯。猶有後榮。明義既老。宜列左。以為子孫之眉目。明義遂列其左。

三浦泰村被殺後。結城朝光自下總來鎌倉。謁時賴曰。朝光為義村。泰村二代之舊。知朝光項日。若在鎌倉。則泰村濫不可受誅戮之耻矣。而垂思舊之淚。吐述懷之言。時賴聞之感。其無私。

細川高國信謔殺香西四郎左衛門。香西弟柳

本彈正欲歸丹波而叛。託言於嵯峨夜漁而出京。故魚知其叛心者。柳本與同僚高畠甚九郎。甚睦。故惜別。往告密謀。且勸其同意。高畠曰。卿不忘舊緣。臨難告別。然君恩不可忘焉。我不白密事。而令卿到丹波。是為卿存昵友之義也。事顯而臨戰。則我為先鋒射卿。是不忘君恩也。相泣而別去。

柳本彈正起兵於丹波園山崎城。陷之。城主藥

師寺備後守奔高槻城。其弟與土留戰。與柳本有外親之好。柳本棄戈進曰。與土降矣。與土曰。汝不知乎。忠臣不仕二君。唯自殺耳。柳本不忍殺之。而護送於細川高國陣。

豐臣秀吉居墨股城。時為信長說降。濃列守留馬城主大澤次郎左衛門。携之謁信長。信長密謂秀吉曰。大澤者。齊藤龍興子城也。今雖降。然異心復生。亦不可計焉。不如殺之。秀吉曰。赦彼。

則來降者多矣。殺彼則無來降者，然則臣微功不能成矣。願枉宥之，信長不聽。秀吉歸舍，密招木澤曰：我欲脫汝，汝信我來此，然變將至，汝質我而早逃，乃脫佩刀而任其所為。木澤乃拔刀擬秀吉，擁之逃入已城。秀吉歸墨股，由是秀吉之約信聞於世，望風者多。

本朝言行錄跋

本朝言行錄四冊，依侍從河內守源忠明之請所新纂也。昔朱文公作宋朝言行錄，而小學舉嘉言善行二篇，今名其書而分二類，皆倣其例也。桑華異域之隔，古今人物之品，雖不相同，然聊有言之可取，則不可以人廢其言，又不可以賤廢其言，又不可以賤廢其行，故雖不克終者，不舍焉。雖卑下之人，亦不漏焉。一讀之間，不

可訝也。寬文癸丑仲秋弘文院林學士跋。

